

卷五

書名 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撰者 晉 杜預 注，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疏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唐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297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7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

釋例序

正義曰

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經傳

今不用

春秋序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按晉宋古本及今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

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春

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

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

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

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

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五也

爲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

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五也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四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

桓元年公
盡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桓公○陸曰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魯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子所生以桓王九年卽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

名軌世族譜亦爲軌謚法辟土服遠曰桓謚法譜矣非一舉一耳亦不知本以何行而爲此謚他

皆放此是歲

歲在玄枵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註嗣子位定於初喪而改元

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

也諸侯每首歲必有禮於廟諸遭喪繼位者因此而

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卽位之事於策桓

公篡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釋例論之

備矣○篡立

初患反

己丑

成王崩使齊侯呂伋以二子戈逆嗣子至備矣○正義曰顧命曰凡

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孔安國云明室路寢延之使居憂爲天下宗生天子初崩嗣子定位

則諸侯亦當然也釋例曰尚書顧命天子在殯之遺制也推此亦足以準諸侯之禮矣是知嗣子位定於

初喪孝子緣生以事死歲之首日必朝事宗廟因卽改元釋例曰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傳

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然則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今遭喪繼立者每新年正月亦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因書卽位於策以表之此新君之常禮也桓之於隱本無君臣之義計隱公之死桓公卽合改元

不假踰年方行卽位猶如晉厲被弑悼公卽位改元桓雖實篡立歸罪窩氏詳言不與賊謀而用常禮自同於遭喪繼位者亦旣實卽其位國史依實書之仲尼因而不改反明公實篡立而自同於常亦足見桓之篡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假舉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公以篡立而修好於

鄭鄭因而迎之成禮於垂終易二田然後結盟垂丘衛地也越近垂地名鄭求祀周公魯聽受祊田令

鄭廢泰山之祀知其非禮故以璧假爲文時之所隱

○好呼報反傳同近附近之近祊百庚反令力呈反

己丑成會鄭於垂既易許

公以至所隱○正義

及古周

田然後盟以結之故先會次假田然後書盟也言迎之成禮於垂者垂是衛地沈以爲公迎鄭伯於垂知

時史之所隱諱者傳不言書曰知非仲尼新意也

秋大水

註書灾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傳元年春公卽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

祊田

註事在隱八年○復扶

公許之三月鄭伯以璧

假許田爲周公祊故也

註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

宜易取祊田犯二不宜以動故隱其實不言祊稱璧

假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

○爲平扶魯不至

疏

正

義曰祊薄於許加之以璧易取許田非假借之也今經乃以璧假爲文故傳言爲周公祊故解經璧假之言也註又解傳之意周公非鄭之祖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天子賜魯以許田義當傳之後世不宜易取祊田於此一事犯二不宜以動故史官諱其實不言以祊易許乃稱以璧假田言若進璧於魯以權借許田非久易然所以諱國惡也不言以祊假而言以璧假者此璧實入於魯但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理今言以璧假似若進璧以致辭然故璧猶可言祔則不可言也何則祔許俱地以地借地易理已章非復得爲隱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結祊成

也

註結成易三田之事也傳以經不書祊故獨見祊

○見賢遍反

盟曰渝盟無享國

註渝變也渝羊未反

變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傳載其盟辭者以易田惡

事而誓不變改見其終無悔心所以深惡魯也此時

許田已入於鄭而詩頌僖公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宗蓋僖公之時復得之也齊人取讐及闢及其歸也經復書之自此以後不書鄭人來歸許田者此經書假言若暫以借鄭地仍魯物不得書鄭人歸之

秋大水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註廣平曰原

○正義曰洪範云水曰潤下言雨自上而下浸潤於上陂鄣下地可使水潦停焉平原高地則不宜有也

凡平原出水則爲大水平原出水言水不入於土而出於地上非湧泉出也。○廣平曰原○正義曰釋地文也李巡曰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冬鄭伯拜盟

註鄭伯若自

來則經不書若遣使則當言鄭人不得稱鄭伯疑謬誤○使所充註鄭伯至謬誤○正義曰六年傳云魯吏反爲其班後鄭註云魯稱班齊饋則亦使大夫戍齊矣經不書蓋史闕文然則經所不書自有闕文之類註既疑此事不云闕文而云謬誤者師出君無容不見故知非實是鄭伯止是鄭人而已○宋

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

註華父督宋戴公孫也孔

父嘉孔子六世祖

註華戶化反大夫氏充註華父至也後皆同督音篤世祖○正義曰案世本云華父督宋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孔

父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祁父其子奔魯爲防叔防

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是孔父嘉爲孔子六世祖

目逆而送之曰美

註色美曰豔○豔以瞻目逆至而豔○正義曰美色也

則目送俱是目也故以目冠之美者言其形貌美豔者言其顏色好故曰美而豔爲二事之辭色美曰豔

經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稱督以弑罪在督也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

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閨**朱督至

圭疏孔父○

正義曰凡言其者是其身之所有君是臣之君故臣弑君則云弑其君臣是君之臣故君殺臣則云殺其大夫子亦君之子故云殺其世子稱國稱人以殺亦言其者人與國並舉一國之辭君與大夫皆是國人所有故亦言其也若兩臣相殺死者非殺者所有則兩書名氏不得言其則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是也與夷是督之君主弑其君則可孔父非督之大夫而言及大父者與君俱死據君爲文言宋督弑其君據督爲文而止弑其君也言及其大夫孔父據君爲文而下及其大夫言及與夷之大夫非督之大夫也仇

牧荀息其意亦同○**金**稱督至其君○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弑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故知稱督以弑罪在督也諸言父者雖或是字而春秋之世有齊侯祿父蔡侯考父季孫行父衛孫林父乃皆是名故杜以孔父爲名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傳曰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不名者非其罪則知稱名者皆有罪矣杜既以孔父爲名因論爲罪之狀內不能治其閨門使妻行於路令華督見之外取怨於民使君數攻戰而國人恨之身死而禍及其君故書名以罪孔父也釋例曰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仲尼丘明唯以先後見義無善孔父之文先見殺禍遂及君旣無所善仇牧不警而遇賊又死無忠事晉之荀息期欲復言本無大節先儒皆隨加孔父爲國政則取怨於民治其家則無閨闥之教身善例又爲不安經書臣蒙君弑者有三直是弑死相及卽實爲文仲尼以督爲有無君之心改書一事而已無他例也是以孔笑行無可善書名罪之也案公羊穀梁及先儒皆以善孔父而書字知不然者案朱

人殺其大夫司馬傳稱握節以死故書其官又宋人殺其大夫傳以爲無罪不書名今孔父之死傳無善事故杜氏之意以父爲名言若齊侯祿父宋公茲父之等父旣是名孔則爲氏猶优牧荀息被殺皆書名氏蓋孔父先世以孔爲氏故傳云督攻孔氏也婦人之出禮必擁蔽其面孔父妻行令人見其色美是不能治其閨門又殤公之好攻戰孔父須伏死而爭乃從君之非是取怨於百姓事由孔父遂禍及其君似公子比劫立加弑君之罪杜君積累其惡故以書名責之劉君不達此旨妄爲規過非也

滕子來朝

註無傳隱十一年稱侯今稱子者蓋時王所

黜元註隱士至所黜○正義曰杞行夷禮傳每發之

此不發傳非爲夷禮自是以下滕常稱子故疑爲時主所黜於時周桓王也東周雖則微弱猶爲

天下宗主尚得命邾爲諸侯明能黜滕爲子爵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主成平也宋

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元註成平至宋地○正

義曰成平釋詁文也宣十五年傳晉侯治兵于稷治兵欲以禦秦明其不出晉竟故以稷爲河東之稷山此欲平宋故以稷爲宋地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主宋以鼎賂公

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之亂終於受賂故備書之

戊申五月十日○郜古報反大音

泰傳大廟倣此元註宋以至十日

明堂位稱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文十三年公羊傳曰周公稱大廟故知大廟周公廟也始欲平宋亂故會于稷終舍宋罪而受其賂故得失備書之始書成宋亂終書取郜鼎是其備書之也鄭衆服虔皆以成宋亂爲成就宋亂故以此言正之長歷此年四月庚午朔其月無戊申五月己亥朔十日

得戊申是有日而無月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公卽位而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穎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召上

穎川至鄧城○正義曰賈服以鄧爲國言蔡鄭會於鄧之國都釋例以此穎川鄧城爲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爲此會何當反求近楚故知非鄧國也

九月入杞

不稱主帥微者也弗地曰入○師所類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傳例曰告于廟也特相會故致地也凡公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隱不

書至謙不敢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勲

穎川註傳例至策勲○正義曰

釋例曰凡盟有一百五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八十三其不書至者九十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是言不告不書之意也知隱不書至爲謙者以隱是讓位賢君必不慢於宗廟假使惰慢宗廟止可時或失禮不應終隱之身竟不書至知其以謙之故勞非所憚勲無可紀不可自同於正君書勞策勲故不告至也

傳二年春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殇公君子以督爲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經稱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

雖有君若無也故先書弑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爲賂故立華氏也

華氏貪縱之甚惡其指斥故遠言始與齊陳鄭爲會之本意也傳言爲賂故立華氏明經本書平宋亂爲公諱諱在受賂立華氏也猶璧假許田爲周公祐故所謂婉而成章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爲賂于烏路反婉於阮反

爲會一字並同惡其斥仲尼或語出丘明之意而託諸賢者期於明理而已不復曲爲義例唯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洩冶之罪

危疑之理須取聖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其餘皆託諸君子君子者其可以居上位子不民有德之美稱也此言先書弑君則是仲尼新意不言仲尼而言君子者欲見君子之人意皆然非獨仲尼也督有無君子之心而先書弑君者君子執柄臣人畏威每事稟命而行不敢妄相殺害督乃專殺孔父而取其妻非有

忌君之心全無敬上之意不臣之迹在心已久非爲公怒始興毒害若先書孔父後書弑君便以既殺孔父始有惡心今先書弑君後書孔父見其先有輕君之心以著不義之極故也○註經稱至妄也○正義

曰傳言爲賂故立華氏解經以成宋亂之言也成宋亂者欲殺賊臣定宋國今乃受貨賂立華氏非是平四國爲會之本謀及其旣會違背前謀非徒不討宋督乃更爲立華氏宋亂實不平而經書平宋亂者蓋以魯君受賂立華氏貪貨縱賊爲惡之甚時史惡其亂之狀而傳以解經故註申通其義以成宋亂者是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之所由所諱者諱其受賂立華氏故也爲周公祐故指斥不可言四國爲會縱賊取財故遠言爲會之本意言會于稷欲以平宋亂也傳以經文不實解其諱文與此同故以類相明然案爲周公祐故故字在下而向上結之此亦應云爲賂立華氏故也何以此文故字乃在立華氏之上爲賂之下者以周公祐故其文約少得以故字在下總而結之此則文句長緩不可總而結之先舉爲賂惡重所以云爲賂故也然後

始言立華氏備詳其事今定本有故字檢晉宋古本往往無故字者妄也襄三十年諸侯之卿會于澶淵謀歸宋財既而無歸書曰宋災故尤之也此書成宋亂知非譏受賂尤四國者澶淵之會卿稱人是尤之文此則具序君爵辭無貶責非尤過之狀知爲諱故而本其會意從其平文也文十七年晉會諸侯于扈欲以平宋之亂既而不討受賂而還其事與此正同而經書諸侯會于扈傳曰書曰諸侯無功也此亦無功不言諸侯會于稷而歷序諸國者扈之會晉爲伯會諸侯以討亂乃受賂而還猶如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齊桓爲伯城而不終故貶稱諸侯此則齊陳鄭自相平亂故不加貶文知不爲公諱不貶諸侯者以狄泉之諱唯沒公文其餘皆貶此若必諱唯須沒猶暨之與及更無他義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也文十三年傳稱衛侯鄭伯請平于晉公皆成之是知成平義無異也

宋殤公立十年十

一戰

注

殤公以隱四年立十一戰皆在隱公世

疏

公至公世○正義曰服虔云與夷隱四年卽位一戰伐鄭圍其東門再戰取其禾皆在隱四年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皆在隱五年六戰鄭伯以王命伐宋在隱九年七戰公敗宋師于菅八戰朱衛入鄭九戰宋入蔡人衛人伐戴十戰戊寅鄭伯入宋皆在隱十年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師在隱十一年是皆在隱公世也

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

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

注言公之

數戰則司馬使爾嘉孔父字

○大音泰
數音朔

已殺孔父而

弑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

注

莊公公子馮

也隱三年出居于鄭馮入宋不書不告也

○馮皮冰
反下同

以郜大鼎賂公

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濟陰

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郜國至郜城○正義曰

穀梁傳曰郜鼎者郜之所

爲也孔子曰名從主人故曰郜大鼎也公羊傳曰器從名地從主人其意言器從本主之名地從後屬主

人是知郜國所造故繫名於郜劉君難杜註郜國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郜朱邑濟陰城武縣東南

有郜城俱是城武縣東南相去不遠何得所爲郜國所爲朱邑劉以南郜北郜並朱邑別有郜國以規杜氏知不然者以許田許國相去非遙則郜國郜邑何妨相近且杜言有者皆是疑辭何得執杜之疑以規

其過如劉所解郜國竟在何處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相息

計傳○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

相同○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

也臧哀伯諫曰

臧哀伯魯大夫僖伯之子君人者

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飭室著儉也清廟肅

然清淨之稱也

○著張慮反後不

正義曰君人至子孫○

與人爲君也昭德謂昭明善德使德益章聞也塞違謂閉塞違邪使違命止息也德者得也謂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在心爲德施之爲行德堤行之未發者也而德在於心不可聞見故聖主設法以外物表之儉

與度數文物聲名皆是昭德之事故傳每事皆言昭是昭其德也自不敢易紀律以上言昭德耳都無塞

違之事自滅德立違以下言違德之事德迄與違義不並立德明則違絕故昭德之下言塞違違豈則德

滅故立違之上言滅德立違謂建立違命之臣知塞違謂遇絕違命之人也國家之敗謂邦國喪亡知猶懼或失之謂恕失國家此諫辭有首尾故理互相見

○註以茅至之稱○正義曰冬官考工記有葺屋瓦

屋則屋之覆蓋或草或瓦傳言清廟茅屋其屋必用茅也但用茅覆屋更無他文明堂位曰山節藻棁廟重檐刮楹達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其飾備物盡文不應以茅爲覆得有茅者杜云以茅飾屋著儉也以茅飾之而已非謂多用其茅總爲覆蓋猶童子垂髦及蔽膝之屬示其存古耳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存故以宗廟而事之此孝子之心也宗者尊也廟者貌也象先祖之尊貌然則象尊之貌享祭之所嚴其舍宇簡其出入其處肅然清靜故稱清廟清廟者宗廟之大稱詩頌清廟者祀文王之歌故鄭玄以文王解之言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稱清廟此則廣指諸廟非獨文王故以清淨解之

大路越席

大路王路祀天車也越席

○越戶括反祀天車也所在以大爲號門曰路門寢曰路寢車曰路車故人君之車通以路爲名也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鄭玄

結草

本或無天字者非

正義曰

路訓太也君之

云王在焉曰路彼解天子之車故云王在耳其實諸侯之車亦稱爲路路之最大者巾車五路玉路爲大故杜以玉路爲大路巾車云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旛以祀故云祀天車也越席結蒲爲席置於玉路之中以茵藉示其儉也經傳言大路者多矣註者皆觀文爲說尚書顧命陳列器物有大輅綏輅先輅次輅孔安國以爲玉金象以飾車以其徧陳諸路故以周禮次之僖三十八年玉賜晉文公以大輅之服定四年祝佗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註皆以爲金路以周禮金路同姓以封玉路不可以賜故知皆金路也襄十九年玉賜鄭子蟜以大路三十四年王賜叔孫豹以大路註皆云大路天子所賜車之總名以周禮孤乘夏篆卿乘夏縑釋例以所賜穆叔子蟜當是革木之路故杜以大路爲賜車之總名服虔云大路木路杜不然者以大路越席猶如清廟茅屋清廟之華以茅飾屋示儉主路之美以越席示質若大路是亦則與越席各爲一物豈清廟於茅屋又爲別乎故杜以大路爲玉路於王路而施越席

大羹不致注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疏

正義曰郊特

是方可以示儉故沈氏云玉路雖文亦以越席示儉而劉君橫生異義以大路爲木路妄規杜氏非也

大羹肉汁不致五味

疏

正義曰郊特

牲云太羹不和貴其質也儀禮士虞特牲皆設太羹清鄭玄云太羹清煮肉汁也不和貴其質設之所以敬凡也是祭祀之禮有太羹也太羹者太古初食肉者煮之而已未有五味之齊祭神設之所以敬而不忘本也記言太羹不和故知不致者不致

五味五味卽洪範所云酸苦辛鹹甘也

黍稷

曰粢不精鑿

○粢音咨食音嗣餅也鑿子洛反精米也

櫛米一斛

疏

疏

黍稷至精鑿

○正義曰釋草云粢稷含人曰粢一名稷稷粟也郭璞云今江

穀總名周禮小宗伯辨六粢之名物鄭玄云六粢謂黍稷稻粢麥粢是諸穀皆名粢也祭祀用穀黍稷為

粢食不鑿

多故云黍稷曰粢飯謂之食傳云粢食不鑿謂以黍稷爲飯不使細也九章算術粟率五十鑿二十四升粟五斗爲米三斗四升是則米之精鑿

昭其儉也

注此四者皆示儉粢

冕黻珽注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以蔽膝也珽玉笏也若今吏之持簿

○袞古本反黻音弗下同珽也頂反韻音必笏音忽持簿步古

反徐廣云持簿手版也

疏

龍於衣祭服玄衣纁裳詩稱玄袞是

玄衣而畫以袞龍袞之言卷也謂龍首卷然玉藻曰龍卷以祭知謂龍首卷也尚書益稷云帝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物皆衣服之所有也華蟲以上言作會宗彝以下言繡繡則二者雖在於服而施之不同冬官

考工記畫績與繡布采異次知在衣則畫之在裳則刺之故鄭玄禮註及詩箋皆云衣績而裳繡以此之

袞是畫文故云袞畫衣也。袞衣以下章數鄭玄註司服云有虞氏上二章自日月而下至周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次於宗彝冕服自九章而下如鄭此言九章者龍一山二華蟲三火四宗彝五在衣藻六粉米七黼八黻九在裳鷩冕者去龍去山自華蟲而下七章華蟲一火二宗彝三在衣餘四章在裳毳冕者去華蟲去火五章自宗彝而下宗彝藻二粉米三在衣餘二章在裳希冕者去宗彝去藻三章自粉米而下粉米一在衣餘二章在裳玄冕者其衣無畫裳上刺黻而已杜昭二十五年數九文不取宗彝則與鄭異也冠者首服之大名冕者冠中之別號故云冕冠也世本云黃帝作冕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禮文殘缺形制難詳周禮弁師掌王之冕皆玄冕朱裏止言玄朱而已不言所用之物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爲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取天地之色其長短廣狹則經傳無文阮諶禮圖漢禮器制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沈引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

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又云廣八十長尺六寸者太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十長八寸者大夫之冕但古禮殘缺未知孰是故備載焉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之文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天子白玉珠十二旒三公諸侯青玉珠七旒卿大夫黑玉珠五旒皆有前無後此則漢法耳古禮鄭玄註弁師云天子袞冕以五采繅前後各十二旒有五采玉十有二鷩冕前後九旒毳冕前後七旒希冕前後五旒玄冕前後三旒皆五采玉十有二上公袞冕三采繅前後九旒有三采玉九旒伯鷩冕三采繅前後七旒有三采玉七子男毳冕三采繅前後五旒有二采玉五孤卿以下皆二采繅二采玉其旒及玉各依命數耳謂之冕者冕俛也以其後高前下有俛俯之形故因名焉蓋以上位者失於驕矜欲令位彌高而志彌下故制此服令貴者下賤也黼韞制同而名異鄭玄詩箋云芾大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韞以韞爲

之故云黻韋韺也詩云赤芾在股則芾是當股之衣故云以蔽膝也鄭玄易緯乾鑿度註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是說黻韺之元由也易下繫辭曰包犧氏之玉天下也作爲網罟以佃以漁則田漁而食伏犧時也禮運說上古之時云昔者先王食鳥獸之肉衣其羽皮是田漁而食因衣其皮也又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易之布帛自黃帝始也垂衣裳服布帛初必始於黃帝其存蔽膝之象未知始自何代也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服黻言舜始作黻也尊祭服而異其名耳未必此時始存象也知冕服謂之黻者易云朱紱方來利用享祀知他服謂之韺者案士冠禮士服皮弁玄端皆服韺是他服謂之韺以冕爲主非冕謂之他此欲以兩服相形故謂黻爲韋韺黻之與韺祭服他服之異名耳其體制則同玉藻說玄端服之韺云韺君朱大夫素士爵韋發首言韺句末言韋明皆以韋爲之凡韺皆是

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疏物也徐廣車服儀制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卽今手板也然則笏與簿手板之異名耳蜀志稱秦密見太守以簿擊頰則漢魏以來皆執手板故云若今吏之持簿玉藻云笏畢用也因飾焉言貴賤盡皆用笏因飾以示尊卑其上文云笏天子以珠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玄云珠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是其尊卑異也大夫與士笏俱用竹大夫以魚須飾之士以象骨爲飾不敢純用一物所以下人君也用物旣殊體制亦異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茶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玄以爲謂之珽珽之前也圜殺其首屈於天子也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首末皆圜前後皆讓是其形制異也其長則諸侯以下與天子又異珽一名大圭周禮典瑞云王晉大圭以朝日是也冬官考工記大圭長三尺天子服之是天子之珽長三尺也玉藻云笏度三尺有六十

短於天子蓋諸侯以下度分皆然也

帶裳幅烏

主

帶革帶也衣下曰裳

幅若今行縢者烏複履

○幅音逼烏音昔

○至復履

○正義曰下有鞶是紳帶知此帶爲革帶玉藻革帶博二寸鄭云凡佩繫於革帶白虎通云男子有鞶革者示有金革之事然則示有革事故用革爲帶帶爲佩也昭十二年傳云裳下之飾也經傳通例皆上衣下裳故云衣下曰裳幅與行縢今古之異名故云若今行縢詩云邪幅在下毛傳曰幅幅也所以自幅束也鄭箋云邪幅如今行縢也幅束其脰自足至膝膝訓緘也然則行而緘足故名行縢邪纏束之故名邪幅烏者履之下別鄭玄周禮履人註云複下曰烏禪下曰履然則烏之與履下有禪複爲異履是總名故云烏複履謂其複下也鄭玄又云天子諸侯吉事皆烏赤烏者冕服之烏白烏者皮弁之烏黑烏者玄端之烏其士皆著履纏履者爵弁之履白履者皮弁之履黑履者玄端之履其卿大夫服冕者亦赤烏餘服

則履其王后襍衣玄舄褕狄青舄烏闌狄赤舄鞠衣黃履展衣白履祫衣黑履其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合衣狄者皆舄其餘皆履其舄之飾用對方之色赤舄黑飾是也履之飾用比方白履黑飾是也衡

統紜綻

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紜纓從下而上

者綻冠上覆

○統多攷反字林丁坎反紜獲耕反綻音延字林弋善反上時掌反下上下同

周禮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追衡笄鄭司農云衡維

持冠者鄭玄云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彼婦人首服有衡別男子首服亦然冠由此以得支柱故云維持冠者追者治玉之名王后之衡以玉爲之故追師掌焉弁師掌王之五冕弁及冕皆用玉笄則天子之衡亦用玉其諸侯以下衡之所用則未聞統者縣瑱之繩垂於冠之兩旁故云冠之垂者魯語敬姜曰王后親織玄統則統必織線爲之若今之條繩鄭玄詩箋云充耳謂所以縣瑱者或名

爲統織之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也條必雜色而脣語獨言玄者以玄是天色故特言之非謂純玄色也紜纓皆以組爲之所以結冠於人首也纓用兩組屬之於兩旁結之於領下垂其餘也紜用一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其餘也紜纓同類以之相形故云紜纓從下而上者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玉笄朱紜祭義稱諸侯冕而青紜士冠禮稱繙布冠青紜纓皮弁笄爵弁笄繙組纓鄭玄云有笄者屈組爲紜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以其有笄者用紜力少故從下而上屬之無笄者用纓力多故從上而下結之冕弁皆有笄故用紜繙布冠無笄故用纓也魯語稱公侯夫人織紜知紜亦織而爲之士冠禮言紜組紜紜知天子諸侯之紜亦用組也綻冠上覆者冕以本爲幹以玄布衣其上謂之綻論語尚書皆云麻冕知其當用布也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知其色用玄也孔安國論語註言績麻三十升布以爲冕卽是綻通名故此註衡及綻皆以冠言之其實悉冕飾也也鄭玄玉藻註云延冕上覆也此云冠上覆者冠冕

昭其度也

尊卑各有制度

疏

尊卑各有制度○正義曰此上十二物

者皆是明其制度哀伯思及則言無次第也鄭玄觀禮謂云上公袞無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袞有度也冕則公自袞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珽則玉象不同長短亦異是珽有度也袞冕鷩冕裳四章毳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玄屨人註云王吉服烏有三等赤烏爲上冕服之烏下有白烏黑烏王后祭服烏有三等玄烏爲上禕衣之烏下有青烏赤烏是烏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紩有度也天子朱紩諸侯青紩是紩有度也其帶幅衡綰則無以言之傳言昭其度也

藻率鞬韁

藻率以韋爲之所

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韁佩刀削

上飾鞬下飾

○率音律鞬補頂反鞬布孔反鞬
鞬刀削之飾籍在夜反削音笑

正義

藻

率至下飾○正義曰鄭玄觀禮註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典瑞註云繅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榦用韋衣而畫之此言以韋爲之指木上之韋其實木爲榦也禮之言繅皆有玉共文大行人謂之繅藉曲禮單稱藉故知所以藉玉也大行人云公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知大小各如其玉也大行人註云繅藉以五采韋衣板若奠玉則以藉之是自有奠之時須有繅以之藉玉故小大如玉耳典瑞職曰王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也凡言五采者皆謂玄黃朱白蒼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綠就成也五就謂五市每一市爲一就也禮之言藻其文雖多典瑞大行人聘禮觀禮皆單言繅或云繅藉未有言繅率者故服虔以藻爲畫藻率爲刷巾杜以藻率爲一物者哀伯謂之昭數固應禮之大者寧當舉拭物之中與

藻藉爲類故知藻率正是藻之複名藻得稱爲藻藉何以不可名爲藻率也玉藻說帶之制曰上練帶率下辟凡帶有率無歲功鄭玄云士以下皆禪而不令縷縷其邊率積如今作縷頭爲之也然則禪而不令縷縷其邊謂之爲率此以韋衣木蓋亦縷積其邊故稱率也鄭司農典瑞註讀縷爲藻率之藻似亦藻率共爲藻也詩曰鞬琫容刀故知鞬鞬佩刀削之飾也少儀云刀授鞬削授鞬削是刀之類故與刀連言之鞬鞬二名明飾有上下先鞬後鞬故知鞬爲上飾鞬爲下飾劉君以毛詩傳下曰鞬上曰琫而規杜氏但鞬鞬或上或下俱是無正文不可以規杜過也

鞶厲游纓

鞶紳帶也一名大帶

步干反游音畱註同

膺於陵反索悉各反訟卦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卽帶也以帶束要垂其餘以爲飾謂之紳上帶爲革帶故云鞶紳帶所以別上帶也玉藻說帶云大夫大

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如索君鞶

帶是一名大帶也詩毛傳云厲帶之垂者故用毛說以爲厲大帶之垂者也大帶之垂者名之爲紳而復名爲厲者紳是帶之名厲是垂之貌詩稱垂帶而厲是厲爲垂貌也玉藻稱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大夫玄革辟垂帶皆博四寸士帶博二十再繚四寸繙辟下垂賈服等說鞶厲皆與杜同唯鄭玄獨異禮記內則註以鞶爲小囊讀厲如裂縷之裂言鞶囊必裂縷緣之以爲飾案禮記稱男鞶革女鞶絲鞶是帶之別稱遂以鞶爲帶名言其帶革帶絲耳鞶非囊之號也禮記又云婦事舅姑施鞶袞袞是囊之別名今人謂裏書之物爲袞言其施帶施囊耳其繁亦非囊也若以繁爲小囊則袞是何器若袞亦是游是旒之垂者旆之別名九旗雖各有名而旌旗爲之總號故云旌旗之游也案巾車王建大常十有二游又大行人云上公九旌侯伯七旌子男五旌其孤卿建壇大夫士建物其旌各如其命數其鳥旗則七旌熊旗則六旌龜旗則四旌故考工記云鳥旗七旌

以象鶉火熊旗六旂以象伐龜旗四旂以象營室是也鄭玄云纓今馬鞅是纓在馬膺前也服虔云纓如索幕今乘輿大駕有之然則漢魏以來大駕之馬膺有

索幕是纓之遺象故云如索幕也案巾車玉路樊纓十有再就鄭玄註云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金路

樊纓九就象路樊纓七就革路條纓五就鄭玄云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木路翦樊鵠纓鄭玄云以淺黑

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昭其數也

主尊卑各有數

元註尊卑各有數○正義曰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珧珌諸侯疊琫而璆珌是鞬韁有數也玉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鞚厲有數也玉路十二旂金路九旂是旂有數也玉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數之與度大同小異度謂限制數謂多少言其尊卑有節數也

火龍黼黻

主火畫

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

黻兩已相戾

○黼音甫

元註火畫至相戾○正義曰

文也其言形若斧兩已相戾相傳爲說孔安國虞書傳亦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是其舊說然也周世袞冕九章傳唯言火龍黼黻四章者畧以明義故文不具舉衣之所畫龍先於火今火先於龍知其言不以次也昭其文也

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主車服器械之有五色

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比并是反

元註車服至虛設○正義曰考工記云畫績之事雜五色東青南赤西白北黑天玄地黃是其比象天

地四方也比象有六而言五者玄在赤黑之間非別色也昭二十五年傳云九文六采言采色有六故註以天地四方大事當之五行之色爲五色加天色則爲六故五色六采互相見也昭其物者以示物不虛設必有所象其物皆象五色故以五色明之

錫鸞和鈴昭其聲也

註錫在

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

○錫音禡馬面當盧

鈴音令額顏客反鑣彼驕反旂勒衣反

玄巾車註云錫馬面當盧刻

金爲之所謂鑄錫也詩箋云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令當盧也然則錫在眉上故云在馬額也詩稱轍車鸞鑣知鸞在鑣也鑣在馬口兩旁衡在服馬頸上鸞和亦鈴也以處異故異名耳爾雅釋天說旌旗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置旂端是鈴在旂也錫在馬額鈴在旂先儒更無異說其鸞和所在則舊說不同毛詩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賦前鄭玄經解註取韓詩爲說秦詩箋云置鸞於鑣異

於乘車也其意言乘車之鸞在衡田車之鸞在鑣及商頌烈祖之箋又云鸞在鑣是疑不能定故兩從之也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所容唯兩服馬耳詩辭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鸞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乎以此知鸞必在鑣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經傳不言和數未知和有幾也四者皆以金爲之故動則皆有鳴聲也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註三辰日月

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註三辰至之明○正義

法鄭玄亦以爲日月星也謂之辰辰時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昏明遞而正所以示民早晚氏得取爲時節故三者皆爲辰也三辰是天之光明照臨天下故畫於旂旗象天之明也九旗之物唯日月爲常不言畫星者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彝盛姬建旂月七星蓋畫北斗七星也案司常交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三辰而云三辰旂旗者旂旗是九旗之總名可以統太常故舉以爲

言也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註登降謂上下尊卑文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滅德立違

註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

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

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

註九鼎

殷所受夏九鼎也武王克商乃營雒邑而後去之又

遷九鼎焉時但營雒邑未有都城至周公乃卒營雒

邑謂之王城卽今河南城也故傳曰成王定鼎于郊

廟

○寘之政反置也邪似嗟反雒音洛本作洛夏戶雅反郊古夾反廟音辱

疏

○九鼎至郊廟

○正義曰據宣三年傳知九鼎是殷家所受夏九鼎也戰國策稱齊救周求九鼎顏率謂齊王曰昔周伐殷而取九鼎一鼎九萬人挽之九鼎八十一萬人挽之挽鼎人數或是虛言要知其鼎有九故稱九鼎也知武王遷九鼎於洛邑欲以爲都者鼎者帝王所重相傳以爲寶器戎衣大定之日自可遷置西周乃徙九鼎處于洛邑故知本意欲以爲都又以尚書洛説周公營洛邑則知武王但有遷意周公乃卒營之地理志云河南縣故鄭廟地也武王遷九鼎焉周公致太平營以爲都是爲王城至平王居之言卽今河南城者晉時猶以爲河南縣成王定鼎宣三年傳文義士猶或非之

註蓋伯夷

○正義曰史記伯夷列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讓國俱逃歸周及至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旣平殷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作歌曰登彼西山兮爰采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而檢書傳之說非武王者唯此人故知是伯夷之屬而

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

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

德

○內史周大夫官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

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臧孫其有後於魯史至於魯○正義曰周禮春官內史中大夫是

周大夫官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易文言文也○秋

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蔡侯鄭伯

會于鄧始懼楚也

○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

也楚武王始僭號稱王欲害中國蔡鄭姬姓近楚故

懼而會謀

○近附疏楚國至會謀○正義曰地理志云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楚

文王自丹陽徙此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

朱仲子云丹陽在南郡枝江縣今南郡江陵縣北有

郢城史記稱文王徙都于郢地理志依史記爲說此時當楚武王也譜云楚莘姓顓頊之後也其後有鬻

熊事周文王早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以子男

之田居丹陽今南郡枝江是也熊達始稱武王武王

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昭

王徙都惠王八年獲麟之歲也惠王二十一年春秋之傳終矣惠王五十七年卒自惠王以下十一世二

百九十年而秦滅之楚世家稱武王使隨人請王室尊

吾號王弗聽還報楚楚王怒乃自立爲楚武王是

楚武王始僭號稱王也劉云號爲武武非謚也○

九月入杞討不敬也○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

○主

惠隱之好

○好呼報
反註同

○冬公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

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爵飲酒

器也既飲置爵則書勲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

○舍

置也舊

○疏

冬公至禮也○正義曰凡公行者或朝或會或盟或伐皆是也孝子之事親也出必

音舍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故出必告廟反必面至不言告禰廟而言告宗廟者諸廟皆告非獨禰也禮記曾

子問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命祝史告于宗廟諸侯相見必告于禰命祝史告于五廟反必親

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由此而言諸侯朝天子則親告祖禰祝史告餘廟朝隣國則親告

禰祝史告餘廟其路遠者亦親告祖故於其反也言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也出時不言祖者鄭玄云

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明道遠者亦親告祖矣雖親與不親而諸廟皆告故總言告于宗廟也曾子問曰

凡告用制幣反亦如之則出入皆以幣告也但出則告而遂行反則告訖又飲至故行言告廟反言飲至以見至有飲而行無飲也飲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在廟中飲酒爲樂也襄十三年傳曰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書勞策勲其事也舍爵乃策勲策勲當在廟知飲至亦在廟也彼公至自晉朝還告廟也此公至自唐盟還告廟也十六年公至自伐鄭傳曰以飲至之禮伐還告廟也三者傳皆言禮知朝會盟伐告廟禮同傳所以反覆凡例也朝還告至而獻子書勞則策勲者非唯討伐之勲雖常事有以安國寧民或亦書功于廟也公行告至必以嘉會昭告祖禰有功則舍爵策勲無功則告事而已無不告也反行必告而春秋公行一百七十六書至者唯八十二耳其餘不書者釋例曰凡公之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皆不告廟也隱公之不告謙也餘公之不告慢於禮也慢於禮者舉大例言耳其中亦應有心實非慢而不宜告者若行有恥辱不足爲榮則克躬罪已不以告廟非爲慢於禮也若事實可恥而不以爲恥反

行告廟則史亦書之宣五年傳曰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釋例曰執止之辱厭尊毀列所以累其先君忝其社稷固當克躬罪已不以嘉禮同終宣公如齊既已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而行飲至之禮故傳曰書過也是不應告而告故書之以示過也釋例又曰桓公之喪至自齊此則死還告廟而書至者也莊公違禮如齊觀社用飲至之禮此則失禮之書至者也宣公黑壤之會以路免諱不書盟而復書至亦諱不以見止告廟也襄公至自晉此則榮還而書至者也昭公至自齊居于鄆此則宜告而書至者也諸書至皆告廟啓反或卽實而言或有所諱辟傳於伐見飲至之禮於宣見書過之譏於朝見書勞于廟舉此三者以包其他行也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書公至自會是諱其見止而以會告廟故傳曰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是諱止而以會告也諸侯盟者必在會後皆書公至自會不言公至自盟者以盟于廟也○正爵飲至功也○正義曰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觯觯適也飲當自適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自節爲人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餉也然則飲酒之器其名有五而總稱爲爵案燕禮爵用觴觯此飲至之爵不過用觚觯而已爲人君者賞不踰月欲民速覩爲善之利故舍爵卽書勞於策言速紀有功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

會公與一國會也會必有主二人獨會則莫肯爲主兩讓會事不成故但書地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

會成事也

成會事

○參七南反
音主止時掌反

○初晉穆侯之

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

條晉地大

子文侯也意取於戰相仇怨

○仇求

其弟以千畝之戰

生命之曰成師

桓叔也

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

畝意取能成其衆

千畝之戰

○正義曰案周本紀宣王三十九年王與姜戎戰于

大夫○名如字

或彌政反

夫名以制義

○名之必可言也義以

師服晉

出禮

禮

從義出禮以體政

○正義

政以禮成政以正民

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

○反易禮義則亂生也

疏夫名至生亂○正義曰出口爲名合宜爲義人之出言使合於事宜故云名以制義杖義而行所以生出禮法故云義以出禮履禮而行所以體成政教故云禮以體政以禮爲政以正下民故云政以正民今晉侯名子不得其宜禮教無所從出政不以禮則民各有心故爲始兆亂也

嘉耦曰妃怨

耦曰仇古之命也

○正義

自古有此言

○耦五口反

今君

命大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

○正義

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爲名所附意異故師服知

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替他計

反廢也少詩照
反諷芳鳳反

正義注

穆侯至諷諫○正義曰太子與桓叔雖並因戰爲名而所附意異

仇取於戰相仇怨成師取能成師衆緣名求義則太子多仇怨而成師有徒衆穆侯本立此名未必先生此意但寵愛少子於時已著師服知桓叔將盛故推出此理因解其名以爲諷諫欲使之強榦弱枝耳人臣規諫若無端緒焉何致言以申已志非謂人之立各必將有驗而何休謂左氏後有興亡由立名善惡引后稷名棄爲膏肓以難左氏非也

惠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子曲沃
惠魯惠公也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成師爲曲沃伯靖侯之孫樂賓傳之

正義注

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爲傳相

○靖才井反樂力官反

疏註靖侯至傳相○正義曰案晉世家靖侯生僖侯僖侯生獻侯獻侯生穆侯穆侯生桓叔靖侯是桓

叔之高祖也史傳稱祖皆云祖父故謂高祖爲高祖父非高祖之父也特云靖侯之孫則知傳意言其得貴寵公孫爲傳相也此人之後遂爲樂氏蓋其父字樂也

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

正義注立諸侯也

諸侯立家

正義注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

正義注側室衆子也

得立此一官

正義注側室至官○正義曰禮記文王

宮正室守太廟鄭玄云正室適子也正室是適子故知側室是衆子言其在適子之旁側也文十二年傳曰趙有側室曰穿是卿得立此官也卿之家臣其數多矣獨言立此一官者其餘諸官事連於國臨時選用異姓皆得爲之其側室一官必用同族是卿廡所及唯知宗事故特言之案世族譜趙穿是夙之庶孫於趙盾爲從父昆弟而爲后側室然選其宗之庶者而爲之未必立卿之親弟

大夫有貳宗

註適子爲小宗次子爲貳宗以相輔貳○適丁歷反

作爲大兄

註

適子至輔貳○正義曰禮有大宗小宗

爲後世之始祖者世

適承嗣百世不遷謂之大宗爲

父後者諸弟宗之

五世則遷謂之小宗五世遷者謂

高祖以下喪服未絕其繼高祖之適則總服之內共

宗之其繼曾祖之適則小功之內共

所宗及亦然故鄭玄喪服小記註云小宗有四或繼

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禩皆至五世則遷以總

服既窮不相宗敬故疏卽遞遷也禮記大傳曰有百

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

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

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是言大宗小宗之別也大

夫身是適子爲小宗故其次者爲貳宗以相輔助爲

副貳亦立之爲此官也杜知非大宗而云小宗者以

其大夫不必皆是大宗據爲小宗者多故杜言之也

若大夫身爲大宗亦止得立貳宗官耳禮記據公族

爲說故言別子爲祖主說諸侯庶子耳其實異姓受族亦爲始祖其繼者亦是大宗但記文不及之耳沈云適子爲小宗謂是大夫之身爲小宗次者爲貳宗謂大夫庶弟貳宗與側室爲例皆是官名與五宗別士有隸子弟註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庶人工商

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註庶人無復尊卑以親疏爲分

別也衰殺也

○分扶問反又如字親刃反又如字衰初危反註同復扶又反別彼列反殺

所界

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覲覦

註

下不冀望上

位○觀音冀觀羊朱反字

林羊住反說文云欲也

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

弱矣其能久乎

註諸侯而在甸服者

○甸徒練反

服者○正義曰周公斥大九州廣土萬里制爲九服邦畿方千里其外每五百里謂之一服侯甸男采衛

要六服爲中國夷鎮蕃三服爲夷狄大司馬謂之九畿言其有期限也大行人謂之九服言其服事王也

如其數計甸服內畔尚去京師千里晉距王城不容此數而得在甸服者周禮設法耳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未必每服皆如其數也地理志云初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爲千里是王畿不正方也志又云東都方六百里半之爲三百里外有侯服五百里爲八百里計晉都在大原去洛邑近八百里也畿旣不方服必差改故晉在甸服也

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

侯而納桓叔不克

註潘父晉大夫也昭侯文侯子晉

人立孝侯

註昭侯子也惠之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

翼弑孝侯

註莊伯桓叔子翼晉國所都翼人立其弟

鄂侯鄂侯生哀侯

註鄂國以隱五年奔隨其年秋王

立哀侯于翼哀侯侵陘庭之田

註陘庭翼南鄙邑陘

刑陘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音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五

終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六

桓三年
盡六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經之首時必書王明

經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歷故不

書王嬴齊邑今泰山嬴縣

○經三年正月從此盡七年皆無王唯十年有二

傳以爲義或有主字者非嬴音盈

元經之至嬴縣○正義曰桓公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年

於春有王九年春無王無月其餘十三年雖春有月悉皆無王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